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六　後集

唐人褁紀上

蔡寬夫詩話云國史補載賀遂亮贈韓思彥詩云意氣百年内平生相知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褁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行可託懷抱自然深落霞靜霜景墜葉下踈林若上南山岸希訪北山岑世多傳誦之余讀大唐新語乃併得思彥答詩云古人一言重常謂百年輕今日投歡會顧眄盡平生簪裾非所託琴酒異相

并累日同遊處良霄欵素誠霜飄知柳曉雪
冒覺松貞願言何所道幸保歲寒名其辭亦
自閑雅可喜大抵唐之文物盛於開元以前故
二人雖不以詩稱而終不凡也
苕溪漁隱曰丙戌之冬余初病起深居簡出終日
曝背晴簷萬慮俱息見其格力辭句例皆相似雖無
詩友覆熟味之見其格力辭句例皆相似雖無
豪放之氣而有修整之功高為不及卑復有餘
適中而已荊公謂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誠不
然乎集中佳句世所稱道者不復錄出惟余別
所喜者命覓筆筆之以備遺忘五言六聯陳羽
春日野望云漸變池塘色欲生楊柳烟李郢春
晚云燕靜啣泥起蜂喧抱蕊回殷遥山行云野
花成子落江燕引雛飛曹松晨起云林殘數枝
月髮冷一梳風孟浩然雪云落鴈迷沙渚飢烏
噪野田登峴山云水落漁梁淺天寒夢澤深七
言古聯韓偓殘春云樹頭蜂抱花鬚蕊落池面
魚吹柳絮行又云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

不孤村又訪王同年村居云門庭野水襍徙鷺
鄰里短墻咿喔雞吳融閑望云三點玉點映山
雨一枝兩枝臨水恙許渾題山居云龍歸曉洞雲
猶濕麝過春山草自香崔魯春日云杏酪漸
香隣舍粥榆煙欲變舊爐灰四絶句實肇寄
南游兄弟云書未報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
間獨立衡門秋水濶寒鴉飛去日啣山又南游感興
云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流
春草緑鷓鴣飛上越王墓戎昱移家別湖上亭
云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黄鶯
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孟浩然宿建
德江云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闊天低
樹江清月近人
苕溪漁隱回元次山浯溪銘云浯溪在湘水南北滙
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
為自愛之故曰浯溪銘略曰吾欲求退將老茲
地溪古地荒蕪沒蓋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以
至唐亭嵓壁意皆然矣六一居士云次山喜

名之士也其所有為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
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
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居子誠恥於無聞然不如是
人之汲汲也余曩歲優遊浯溪在中宮寺之前
統一小澗耳石崖殊不甚高何至與天相齊中
興頌云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蓋自後
人其事耳
金石録云唐河間元王孝恭碑唐初功臣皆云圖
形凌煙閣而此碑乃作戡武閣戡武之名不見
于他書惟當時名刻有之豈凌煙先名戡武而
後改之也又陵志云碑亦云圖形戡武閣二碑皆
當時所立不應差誤
若溪漁隱曰天隨子有自遣云數尺莖遂綠墮碧空
年年長是惹春風爭知天上無人住也有春愁
鶴髮翁又古意云君心莫淡薄妾意正棲託
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皆思新語奇不襲前
人也
東皐樵記云孔常甫言唐人詩有城頭椎鼓傳花

枝席上摶拳握松子乃知酒席藏閹為戲其來已久

藝苑雌黃云麗情集載嚴宇牧豫章陳陶隱西山操行清潔宇欲撓之遣小妓蓮花往侍焉陶殊不顧乃獻詩求去云蓮花為號玉為腮珎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而劉斧青瑣乃移其事於陳圖南其詩但易數字而已唐人集中既載此詩豈陳圖南復蹈襲而為之乎必無是理乃劉斧之妄也又名賢詩話載顧況在洛乘閑游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桐葉有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詩於葉泛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阿誰後十餘日有客尋春苑中又於葉中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間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盧渥舍人應舉京師偶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一絕云流水何太急深宮

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盧得之蔵
於巾篋及宣宗有旨出宮人許其從人盧獨
獲其退宮者覩紅葉吁然久之曰當時偶題
不謂君得之也青瑣乃亙竊其事合為一傳曰
流紅記仍託他人姓名嗚呼孰謂小說而可盡
信乎○流紅記唐僖宗時有于祐晚秩禁溝拾一紅葉上有詩云流
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後題云
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置葉上流宮女韓夫人拾後祐
為韓氏門館因帝放宮女三千人賜名官泳得韓夫人因同姓作代嫁祐
及成禮於寄中取紅葉相示乃曰事豈偶然一日泳開宴曰于又可謝
媒韓氏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方成鳳友今知紅葉
是良媒
泳大笑

復齋謾錄云薛能吳姬詩樓堂重疊滿天雲殷殷
鳴鼉世上聞此日楊花初似雪女兒絲管弄參軍
本朝張景景德三年交通曹人趙諫作為虜州
參軍景為屋壁記畧曰迭制州縣參軍無員
數無職甲悉以贓官敗事遣戍政教者為之
凡朔望饗宴使與焉一人見之必指曰參軍也
嘗為其罪矣至於倡優為戲亦假而為之以資
玩戲況真為者乎宜為人之輕視又將狎而侮之
大略如此余按樂府雜錄云戲弄參軍始自漢館

陶令石躭有賍犯和帝惜其才免罪妄宴樂
令衣白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
為叅軍然則戲弄叅軍自漢已然矣不始於
唐世也又五代王建時王宗侃責受維州司户叅
軍曰要我頭時斷去誰能作此措大官使俳優弄
為叅軍耶

藝苑雌黄云薛能詩山屐經過滿徑踪隔溪遥見
夕陽春人多不知夕陽春為何等語余攷之淮
南子曰日經於泉隅是謂高春頓于連石是謂
下春注尚未冥上蒙先春曰高春將欲冥下蒙悉
春曰下春南史陳本紀云求衣昧旦反食高春柳
子厚詩云空齋不語坐高春

君溪漁隱曰唐史載王播父恕為揚州倉曹參軍
遂家焉播少孤貧嗜權利穆宗立權倖競進
播賴其力至宰相不厭人望出為淮南節度使
仍領塩鐵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播掊斂不少
衰民怨之按古今詩話云王播少孤貧嘗客楊
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飧僧頗厭之及播至

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鎮是邦因訪舊遊向所
題以碧紗籠之播題二絶云二十年前此院遊
木蘭花發院初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花無
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鍾二
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以唐史攷之則
古今詩話所言播少孤貧嘗客揚州後自重位
鎮是邦皆與唐史合又按東坡云世傳王播飯後
鐘詩盖揚州石塔寺事也相傳如此戲作詩云飢
眼眩西東詩腸忘蚤晏雖知燈是火不悟鍾非

飰山僧異漂母但可供一筦胡為二十年記憶
作此訕齋厨養若人無益抵遺患乃知飯後
鏡闍黎盖具眼其貶之至矣
復齋謾録云唐李敬方勸醉詩云不向花前醉
花應觧咲人只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月無
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盃酒裏何以寄天真
杜子美絶句云二月已破三月来漸老逢春能幾回
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盃二詩雖相
緣而杜則尤其工者也舊所傳相逢不飲空歸去洞

口桃花也笑人之句蓋出於敬方

集古錄云李陽氷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蓋縉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為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氷欲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氷不慮於後世耶夫士固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後世者矣顧其道如何也陽氷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存尤可惜也

苕溪漁隱曰趙明誠金石錄云題阮客舊居詩小篆書集古錄以為陽氷作今驗其姓名乃縉云令李蕃非陽氷也其字畫亦不工蓋陽氷肅宗上元中嘗令縉雲其篆字石刻尚多有存者故歐陽公亦誤以此詩為陽氷作爾余觀此碑今益漫滅字畫難辨明誠以為歐公之誤其果然耶

苕溪漁隱曰秦系寄韋使君詩云久卧雲間已息機青衫忽着狎鷗飛詩興到來無一事郡

中今有謝充暉常應物荅秦十四校書詩云
知掩山扉三十秋魚鬚翠碧弃牀頭莫道謝
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為君休系能詩與劉長卿
善以詩相贈荅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
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故應物有五言今
日為君休之句蓋謂此也系有詩集散逸不多
如流水閑過院春風與閉門上簾宜晚景卧簟
覺新秋碍冠門柳長驚夢院鶯啼遊魚牽
荇沒戲鳥踏花摧皆閑遠有味系天寶末客

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
所植系結廬其上大石為研注老子積歲不出
姜公輔為宰相以直言黜泉州別駕見系輙窮
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遂忘流落之意公輔卒
妻子在遠系為塟山下其好賢尚義為如何哉
文昌襍錄云元微之詩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
搜可得知蓋唐宣政殿為正衙殿庭有四松松下
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尤存按開成元年正
月詔以入閣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階松樹下

須宰位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用事
雖緊宸殿赤有松樹為待對官立住云殿門
外有藥樹監察御史捉之住馬唐制百官
入宮殿門必捉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
魏晉以降悉用覇制虐議捉索因習尚存朕方
推表文信置人心腹況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已
後坐朝衆察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捉宜停
元昆駕部比自長安携藥樹數株至京師其葉
葱翠可愛于今閑右頗多人罕識焉

許彦周詩話云段成式與温庭筠雲藍紙詩序
曰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輒人乃送五十枚其
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蓋龍八
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至宋景文詩云居軒結戀蕭
蕭馬尽素愁馮憑六六魚又夜六六三其也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六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詩卷第十七　後集

唐人襍記下

苕溪漁隱曰六一居士謂傳師遊道林岳麓寺詩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于世而詩亦自佳蔡寬夫謂唐扶者即沈傳師所謂唐侍御也詩語秀拔余已於叢話前集載之矣今但錄傳師詩于左方承明年老輙自論乞得相守東南奔為聞楚國富山水青嶂邐迤僧家園含香珥筆皆耆舊謙挹自忘

臺省尊不令執簡候亭館直許携手遊山礬
忽驚列岫曉来逼朔雪洗盡烟嵐昏碧波迴
嶼三山轉丹檻繚郭千艘屯華鑣蹀躞絢砂步
大旆錯綜輝松門樛枝競騖龍蛇勢折幹不
滅風霆痕相重古殿倚岩腹別有新徑縈雲根
目平傷楚虞帝魂情多思遠聊開罇老絃細管
逐歌飈畫鼓繡靴隨節翻鏘金七言凌老杜入
木八法蟠高軒嗟余絶倒久不知忍復感激論
元元又東皐襍錄云潭州道林寺沈傳師親書
詩板遒勁妙絶與今石本遠矣又有歐陽詢書
道林之寺四大字額筆勢欲飛動
苕溪漁隱曰余閱古今詩話得四詩皆体格相肖
語亦清麗今併錄之以備披閱云劉長卿題餘
干旅舍云揺落暮天迴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
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
絶何處擣征衣張籍宿江上云楚驛南渡口夜深
来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静覺鷗飛旅宿今已遠
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擣寒衣潘閬暮

歸錢塘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
朗照落日有餘曛漁浦水風急龍山烟火微時
聞汲上艗一二皆南飛李建中題望湖樓云野艇
閑撐處湖水景亦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
柳色濃垂岸山光冷照衣時携一罇酒戀到晚
涼歸青箱標記以李建中詩是蘇 知吳興日
所作未知孰是

復齋漫錄云上官儀詠雪詩幸因千里應還繞萬年
枝謝玄暉中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獻詩萬
年枝上凝烟動有子池邊瑞日長廬多遜遁詩太液
池邊月上時好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館山池云春
池看子外芳樹萬年餘晏用此也萬年枝江左人
謂之冬青惟禁中則否韓子蒼冬青詩離宮
見爾近天墀雨露常私養種時惆悵一枝嵐霧
裏無人識是萬年枝有子池見西京雜記戚夫
人傳高祖七月七日臨有子池

東白堂小集云起錢考功詩世所藏本皆不同宋次
道舊有五卷王仲至續為八卷號為最完然如牛

羊上山小烟火隔雲深鳥道挂疎雨人家殘夕陽
窮通戀明主耕桑亦逍郤長樂鐘聲在外盡
龍池柳色雨中深此句當時相傳皆以為警句
而人卷無之知其所遺多矣

東皐禊録云江南自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風信梅花風
最先棟花風最後唐人詩有棟花開後風光好梅
子黃時雨意濃晏元獻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句苕
溪漁隱曰徐師川一聯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
番花信風

若溪漁隱曰崔顥題黃鶴樓詩亦以為黃禍景
仙之地承襲謬誤不復考正故其詩云昔人乘
白雲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
雲千載空悠悠東坡用李公擇求黃鶴樓詩以舊
記所聞於馮當世著與江夏辨疑全異故録于後
云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闌老卒飢不眠夜聞
三人笑語言羽衣着履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
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鑑鉉落門閉縹緲
入石如飛煙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

鞭汝非其人骨腥羶黃金乞得重莫肩將歸
包裹弊席氊夜穿茅屋先射天里閭來觀已
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
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
憐願君為考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

江夏辨疑云大江過江夏郡之西稍北既受漢水而
滙為大灣郡人傳以為煙波江其倚之村曰煙波
村今屬漢陽縣按酈元注水經最為詳洽而求所謂
煙波江者竟無其說量江得名得於善長注

江夏辨疑云州之有樓著稱於江湖之間如江之庾公
岳之岳陽鄂之黃鶴是也然則黃鶴多以為費
禕之昇仙之地故永泰初閻伯珵為之記曰州城西
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登仙駕黃鶴
返憩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跡存述異
之志余按蜀志費禕為魏絳人郭循所害則
禕固不得其終安有駕鶴而憩此者也梁任昉述
異記曰荀瓌字叔偉潛棲却粒嘗東遊憩江
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

已至乃駕鶴之仙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眇然而滅雖然昉有是說而亦未嘗尔禘不知伯珪何以為擾州城之東十里許其最高耸而秀者是為黃鶴山祥符中所修圖經稱方輿記云昔有仙人控黃鶴於此山因以為名今自樓以西可六七步有磯焉即庾子山之賦所謂落帆黃鶴之浦也故魏彥淵泣引荊州記曰江夏郡西大江有黃鶴磯後人建樓既俯磯上故不更別名耳

經之後耶余以謂圖經多載俚俗所傳之事而求之亦無是說也獨唐人崔顥黃鶴樓詩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是直晚景所寓者如此而已豈復別有江耶

苕溪漁隱曰攽言載楊汝士侍郎在楊嗣復宴集坐上與元白同賦詩汝士詩後成有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之句元白覽之失色汝士歸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古今詩話載裴令公夜宴半酣索聯句元白有得色時

公為破題次至楊侍郎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
時金谷有高人元白自知不能加遺裂紙曰笙歌
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古今詩話不載楊侍郎
之名得非摭言所載楊汝士侍郎采楊在當時
不以詩鳴此二聯即席所作並為佳句其傳於後
世者後不多見之

復齋謾錄云唐顧陶編唐詩類選載楊郇伯作
妓人出家詩云盡出卷鈿與四隣雲鬟剪落
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
葉乍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艷
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本
朝國長公主為厄掖廷嬪御隨出者三十餘人
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作詩八句今考
其詩與楊郇伯所作一同第首句云盡出卷鈿
散寶津一句為異豈後人改郇伯詩而託以彭年
之名而文瑩又不考之過也

山谷云禮部員外裴說寄邊衣詩云深閨乍冷
開香篋玉筯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

烟半夜成黃葉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閑堦轉
凄切秖知抱杵搗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
塞鴈聲相喚紗窓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
又嬾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
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
寬窄時時舉袖勻殘淚紅箋漫有千行字書中
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託邊使裴說詩句甚麗麥
陵總記載說詩一篇尤詘詭也

苕溪漁隱曰裴說云讀書負(裏)禮樂搜句靜中忙
此二事乃余日用著甘貧守靜自以至老飽諳此味矣
復齋漫錄云北夢瑣言謂李遠詩云人事千杯酒
流年一局棋唐宣宗以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及觀
幽閑鼓吹乃云宣宗坐朝令狐相進李遠知杭州
上曰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臨郡哉二書所
著雖同而詩則異

苕溪漁隱曰温庭筠湖陰曲塾言句云吳波不動楚
山遠花壓欄杆春晝長庭筠工於造語極為奇
麗苍閒集可見矣更漏子一詞尤佳其詞云玉爐

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
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
一聲聲空堦滴到明
許彦周詩話云司空圖唐末竟能全節自守其
詩有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誠可貴重又云
四座賓朋兵亂後一川風雨笛聲中句法雖可
及而意甚委曲

羅隱

藝苑雌黃云羅隱江東集中有淚詩云自從魯
國潛然後不是奸人即婦人余嘗疑其所出及觀
孔叢子言子高遊趙平原客有鄭文李節者
與子高相友善臨別文節流涕交頸子高徙抗
手而已其徒疑之子高曰始吾謂子二丈夫乃今知
其婦人也曰二子之泣非耶曰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
心其於敢斷必不足矣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

有二馬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耍
觀此始解其說
藝苑雌黃云唐人作后土夫人傳余始讀之惡其
瀆慢而且誣也比觀陳無已詩話云宋玉為高唐
賦載巫山神女遇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
之著又為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
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有無偶者則無欲者也
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余謂武后何足譏
也而託之后土亦太褻矣後之妄人又復填入樂
章中而無知者遂以為誠是也故小說載高駢
事云駢之未年感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
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
之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為不法嘗云后
土夫人靈仇遣使就其借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
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姓以葦席千領畫作甲
馬之狀遣用之於廟廷焚之又以五彩戟焉太白陰
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綠衣
年少謂之韋郎故羅隱詩有韋郎年少今何在

端在思量太白經之語今勅令中亦嘗禁淫
媟之祠然善觀中所謂韋生者尤在故伊
川先生力欵去之豈非惡其瀆神耶
若溪漁隱曰余舊見顏持約所畫淡墨杏花題小
詩于後仍題持約二字意謂此詩必持約所作
也比因閱唐宋類詩方知是羅隱作乃持約竊
之耳詩云暖氣潜催次第春梅花已謝杏花新
半開半落閑園裏何異榮枯世上人右之詩人
如王維竊李嘉祐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
僧惠崇事其徒所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
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人詩句犯師
兄皆可軒渠一咲也
許彦周詩話云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
覺光從頭上來此殊有味
五季稧紀
若溪漁隱曰裴虔餘云滿頷鬚黃金綫衣翠翹
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襦濕疑是巫山行雨
歸廣韻集韻韻略垂與歸皆不同韻此詩為

落韻矣韓熙載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絶猶取鐏前舊舞衣此詩既言陽臺(二載不同)又言蓬島何用事重疊如此二詩並載小說稱為佳句余謂疵病(一作弘)如此殆非佳句也又學林新編謂字有通作他聲押韻者泛引詩及文選古詩為証殊不知蔡寬夫詩話嘗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自齊梁後既拘以四声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儷聲為工然則字通作他聲押韻於古詩則可若於律詩誠不當如此余謂襲庾餘之詩落韻又本此耳

文昌雜錄云梁均帝晉天福中始塗故妃張氏獨存考功員外商鵬為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後唐武皇師還渭北不獲入覲幕客李龍衣吉作遠離表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犹未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五代之季王翰黑若無以過此也

南唐書云韓熙載自江南奉使中原為感懷詩題于

館壁云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
目無相識秋風吹我寒秋月為誰白不如歸去
来江南有人憶若溪漁隱曰余家有韓熙載
家宴圖圖中題此詩後四句嘗以問相識間云
是古樂府今覽此書方知其誤也
南唐書云李家明訛諧敏給善為諷諫元宗嘗花
後苑宰近臣臨池垂釣匠下皆登魚唯元宗獨無
所獲家明因進詩曰玉鼈垂鉤興正濃碧池春暖
水溶溶九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
大喜賜宴極懽嘗見牛晚臥美蔭元宗曰牛
且熟矣家明乘訛諧曰曾遭霜戚鞭敲角又
被田單火燎身閑向斜陽嚼枯草近来問喘
更無人相輔皆懨宋齊立無子晚年一子輒死
逾月猶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家明曰臣能止之
矣乃作大紙鳶署其上云欲興唐祚華疆吳盡
是先生起廟謨一箇孩兒捽不得讓皇有口合如
何尸延範族吳氏齊丘為謀因以誚焉乘風放之
故隆齊立中庭齊丘見之哭亦止後元宗迁南

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因
輙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峯
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
值宸遊望遠空迴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
壽杯中元宗慚之俛首而過苕溪漁隱曰緗素
襍記云楊文公談苑以苑中詠牛詩及皖公山
詩為王感化作江南野録以前工詩為李家明作
談苑以感化為建州人野録以家明為廬州人談
苑謂中王野録謂嗣主未詳孰是余以南唐書

考之則談苑所記皆誤也惟野録與南唐書
合家明廬州南昌人前二詩皆其所作但不載
感化為何處人江南李氏建國傳三世而滅中主即
嗣主也謚號元宗緗素襍記不曾見南唐書
故未詳孰是今正是之

南唐書云金山寺號為勝景光張祐吟詩有僧
歸夜舡月龍出曉堂雲之句自後詩人閣筆
孫魴復吟一詩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天多
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遏櫓妨僧定驚濤濺佛

身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時號絶唱
苕溪漁隱曰張祐詩云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
僧歸夜舡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鍾聲兩
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祐詩全篇皆
好勢詩不及之有痴病如驚濤濺沸身之句則
金山寺何其低而且小哉誰言張處士詩後更
無人仍自矜衒如此尤可嗤鄙也
藝苑雌黄云緗素雜記載江南野録云江為著
宋世淹之後先祖仕於建陽因家焉余勸南史
江淹傳淹濟陽考城人宋少帝時黜為建安
吳興令終於梁天監中左衛將軍又吳均傳云濟
陽江洪工屬文為建陽令坐事死竟陵王子良
開西邸招文學洪時為太學生以善詠藻游焉
淹與洪俱係出考城又俱仕齊梁間淹為建安
吳興令而後他遷洪為建陽令而死於建陽疑
為之乘出於洪非出於淹為工於詩如天形圖澤
國秋色露人家之句極膾炙人口以莊江南有詩
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琄瑁筵後生

見之曰此人大是富貴家而劉夜坐夏江城等
並就傳句法後以讒死今建陽縣之西七里有
靖安寺即為之故居畱題者甚衆唯陳師道洙
一篇最佳云處士亡来幾百年舊居牢落變祇
園詩名長伴江山秀寛氣上摩星斗昏臺榭
幾人畱雅句漁樵何處問曾孫當時泉石生涯
地日暮寒雲古寺門苕溪漁隱曰南唐書云
江為其先宋人避亂建陽遂為建陽人為有題白
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

元宗南迁駐于寺見其詩稱善久之為由是倣肆
自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于有司
為怏怏不能自已欲東書亡越會同謀者上變
按得其狀伏罪余以二書考之藝苑謂後主見
為詩有富貴家之語及為後以讒死其言悉非
是當以南唐書為正也
南唐書云夏寶松與詩人劉洞俱顯名陳德誠以詩
美之曰建水傳（皆）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盖劉
洞嘗於夜坐詩最為警策而寶松有宿江城詩云

鴈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故德誠紀之

苕溪漁隱曰余觀劉涓傳不載夜坐詩乃孫魴耳魴與沈彬李建勳為詩杜彬好評詩建勳匿魴于齋中伺彬至以魴詩訪之彬曰此非有風雅但得田舍翁大鑪頭之作耳魴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聞命矣擬田舍翁無乃太過乎彬咲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火爐上所作而何閭坐大笑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八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九　後集

本朝

蔡寬夫詩話云南京高辛廟制度甚雄世傳太祖就潛時嘗以木杯校占已名位自小官以漸數之至極品皆不應忽曰過此則為天子手一擲而契至今父老尤能言之晏元獻為留守日嘗以詩題廟中曰炎宋肇賢主初九方潛鱗嘗用蓍蔡占来決天地心庚庚大橫兆謦欬如有聞蓋紀此也

蔡寬夫詩話云故事進士明集嘗擇榜中年最

少者為探花郎熙寧中始罷之太平興國三年胡祕監旦牓馮文懿極為探花是歲登第七十四人太宗以詩賜之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始唐於禮部放牓故坐主門坐之礼特盛主司因得竊市私恩上稍欲革其弊既更廷試前一歲呂文穆公蒙正為狀頭始賜以詩盖示以優寵之意至是復賜文懿然狀頭詩迄今有探花後無復繼者惟文懿一人而已此最科舉之盛事也

復齋謾錄云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過東風吹淚洒昭陵此詩題於寢宮不著名氏宜表而出之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嘗曰賢主言笑嚬呼之以移風俗慶曆中廣州有死蕃商沒官珍珠有司賤估其直十分價中繞及一分群官分買之為本路監司按劾計贓以珍珠赴京師具案既上仁宗闚之且命取所估珠上與後宮同閱愛其珠是時張貴妃在側有欲得之色上依所估價出禁

中錢買之以賜時同列因有求於上有司被旨和
市緣此珠價騰湧上頗知之一日於內殿賞牡丹
貴妃最後至以所賜珍珠為首飾欲誇同輩上
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更没些忌諱貴
妃慚赧遽起易之上乃大忼令人各簪牡丹一朵自
是禁中不帶珍珠價大減

藝苑雌黃云前輩論詩有奪胎換骨之說信有
之也杜陵謁玄元廟其一聯云玉聖聯龍衮千官
列鴈行蓋紀吳道子廟所畫者徽宗嘗製贊哲宗

挽詞用此意作一聯云北極聯龍衮西風排鴈行
亦以鴈行對龍衮然語意中的其親切過於本
詩葢不謂之奪胎可乎不然徒用前人之語殊不
足貴且如沈佺期云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非
不佳也然正用柳惲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之
句耳蘇子美云峽束滄洲深貯月岩排紅樹巧
裝秋非不佳也然正用杜陵峽束滄江起岩排石樹
圖之句耳語雖工而無別意

詩說焦永云光堯初幸錢塘有詩云六龍轉淮海

萬騎臨吳津王著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
草木秀感此瘡疾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大萬
勤大哉之官布於天下漢祖大風之歌唐宗勃草
之句不足道也
王黃州
蔡寬夫詩話云國初州郡設官尚少小郡不過四五
員後多武弁故非雄藩都會仕者率少官況王
元之自掖垣謫滁州嘗以詩寄詹僚云要見滁
州謫官情信緣隨俗且營營不誇四制詞臣貴
多伴三班奉職行樓閣倚空乘月上罇罍正有酒
對山傾并沉得喪何須問況是浮生已半生聞
者頗憐之然是之在滁陽四方文士將文就謁者
甚衆有鄭褒者亦知名留數月而去元之為買馬
辦裝後有劾其虧貢直者太宗覽之曰是能却
李繼遷事例者蓋元之嘗草繼遷制繼遷送瀣
筆數倍於常而以面簽書送元之却之不受故也
藝苑雌黃云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
意而用之者王元謫守黃岡謝表云宣室鬼神之

問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唯期死後此一聯每
為人所稱道然皆直用賈誼相如之事耳李義
山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
詭賈誼然又其意而用之矣林和靖詩茂陵他
日求遺稾尤喜曾無封禪書雖詭相如亦又其
意而用之矣其用直事人皆能之又其意而用之
者非識學素高超越尋常拘牽之見不規然蹈
襲前人陳正敏遯齋閒覽臻此蒼溪漁隱曰藝苑以元
之直用賈誼相如事不若李義山林和靖又用之
然元之是謝表須至直用其事以明臣子之心非
若作詩可以死用此語殊非通論也
蒼溪漁隱曰錫宴清明日絶句云宴罷歸来日
欲斜平康坊裏那人家幾多紅袖迎門笑爭乞
釵頭利市花清明日絶句云無花無酒過清明
興味蕭然似野僧昨日鄰家乞新火曉窓分與
讀書燈二詩何況味不同如此亦可見其老少情
懷之異也
山谷云或傳王荊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

或曰此非荊公之言也庭堅以為荊公出此言未失
也荊公評文章先體製而後文之工拙盖嘗觀
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
白堂記乃是歸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
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荊公之言不疑也
若溪漁隱曰元之文集家藏有之今録竹樓記於此
云黄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剖去其節用
代陶瓦此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
北隅雉堞圮敝蓁莽荒穢因作少竹樓三間與
月波樓通遠通山光平挹江瀬幽閒遼旷不可
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
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聲詩詩思清絶宜圖棋子
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
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雲
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
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
麗譙華則華矣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

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屋僅支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道至乙未歲自翰林出除至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齎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慎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許彦周詩話云元之詩可重大抵語迫切而意雍容如云身後聲名天集草眼前衣食簿書堆又云澤畔騷人憔悴道傍山鬼莫揶揄大類樂天也

張復之

蔡寬夫詩話云垂山屋少善任俠學擊劍尤樂聞神仙事為舉子時嘗從陳希夷欲分華山半布衣以紙筆蜀戕贈之公笑曰吾知先生之旨矣殆欲驅我入鬧處乎然性極清介居無妾媵不事服玩朝衣之外燕處惟紗帽皂絛一黃土布袋而已至今人傳其畫像皆作此飾始及第時嘗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若戀明時不忍歸為報巢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憂輕肥李順之亂垂

崖師蜀有詩寄陳希夷云性愚不肯住山林剛
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劇南去回頭慚愧華
山雲皆其素志也
本朝名臣傳云錢若水額有異骨山庭月角姿
儀英秀少過華山見陳摶大加賞歎以為目如
點漆有仙風道骨且語若水明日再來來若水
往則摶與一僧相對倚地爐蒲團坐睡微開目
盼若水搖頭而已若水別摶摶曰昨僧指閣道者
宗爾也本以先輩異稟可作神仙欲留共學僧
云先輩形骨但能急流中勇退耳

復齋謾錄云傅霖乃垂崖之密友也開寶中嘗與
垂崖會於幹城終多談話鄰有病疝者為之不
作公每有書與傳傳必先夢之故傳有詩云劇
談驅夜癘默夢得卿書叙實事也
無盡居士云垂崖公題庭竹詩小桃遮不得深雪放教
青在維陽書懷詩曰思舊隱歸何計或問前程突
指空句清詞古與郊島相先後

冠忠愍

苕溪漁隱曰忠愍詩思悽惋蓋富於情者如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杏杏煙波闊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觀此語意疑若優柔無斷者至其端委廟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之勇全與此不相類蓋人之難

知也如此

若溪漁隱曰澶淵之役王介甫以謂丞相萊公功第一張文潛以謂可能功業盡萊公大抵人之議論各有所見故耳不同今具載二詩識者當能辨之介甫澶州詩云去州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間兩城峙南城草木不受兵北城樓櫓如邊城城中老人為余語契丹此地經秋虜黃屋親乘矢石間胡馬欽渡踏河冰渡大發一矢胡無留河冰亦破泮冰流歡盟從此至今日

丞相萊公功第一潛文聽客話澶淵事詩云憶昔胡來動河朔渡河飲馬吹胡角澶淵城下氷載車邊風蕭蕭千里餘城上黃旗坐真主夜遣六丁張猛弩雷驚電發一矢飛橫射胡酋貫車柱（為有床子弩發矢巾箱冊持蕭挺澶死）犬羊無踪太漠空歸萊封禪告成功自是乾坤扶聖主可能功業盡萊公（澶淵今大名府開州是）

元城先生語錄云安世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嘗三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言少年時與其

父并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録至於說大遼國
王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
臣獲其利故九北廟之臣勸用兵者迺自為計
非為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遂罷兵三人
歎其言以謂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
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
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為然先生又曰前輩讀書
倒皆如此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
腐儒且武帝時嚴安上疏諫用兵其略云今狗

南夷朝夜郎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
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原蓋出於此
若溪漁隱曰余讀茶公神道碑云公及雷陽吏以
圖經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九十里公
恍然悟曰吾少時有到海秖十里過山應萬重
之句乃今日意耳人生得喪豈偶然耶書箱
祿記以謂茶公少時作此句遂兆晚年之讖
復齋漫録以謂非是乃茶公效于武陵詩過
楚水千里到秦山萬重二書所云徒為紛紛當

以碑言為正也
蔡寬夫詩話云萊公自永興被召魏野以詩送
之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来平地作神仙王文正從
東封日野亦寄以絶句曰西祀東封今已了好来
相伴亦松遊文正神共詩求退遂得謝萊公晚
歲南遷世多言不能如文正用野言蓋志士仁人
亦各有志觀萊公末年所為豈愧文正之退歟
山人處士其言不得不如此或用或不用各繫其
人要之不溺於富貴以貪得則一也野有子曰宥
父風宋景文嘗贈以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小微
星人多稱頌之
苕溪漁隱曰余讀仁宗政要云章聖既倦政而丁
謂迎合太后之意有臨朝之謀寇準便嫉請對
言太子屢德天縱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胡不勑
天人之係望講社稷之聖謀引登大明數照重霄
若丁謂恃才而扶姦曹利用持權而使氣皆不
可輔幼主恐亂陛下家事因俯伏嗚咽流涕真
宗命中人掖起慰諭之謂之黨以急變聞飛不

軌之語以中準坐是罷相乾興元年二月貶雷
州司戶參軍
迂叟詩話云王太尉旦從車駕過陝魏野貽詩曰
昔時宰相年年替君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
俱已了如今好伴赤松遊王袖其詩以呈上累表
請退上不許
苕溪漁隱曰余按三朝正史云旦登柄用十八年為相
僅一紀素羸名疾又以名位太重憂畏不自安連
歲拜章求觧上素重其德望聞其引退甚不
樂優詔褒容繼以面諭旦一日獨對滋福殿令左
右扶掖而升復求遜位上覘其瘦瘁憫然許之
則迂叟詩話以為上不許盖誤矣其蔡寬夫
詩話云遂得謝此言良是
晏元獻
復齋謾錄云元微之說詩云蘂珠深處少人知網索
西臨太液池浴殿曉聞天語後步廊騎馬咲相隨
注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對歇於此故元獻和
宋子京召還學士院有云網索軒窓遽鑾坡羽

衛重鷁舟還下瀨星駟出飛龍賦待三英集詩須五吏供會看邉燧息横霈紫泥封者為此也

復齋謾錄云豫章事實玉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採之元獻云望斗氣沉龍已化置芻人去榻尤懸陶邕州云劍待張華時已晚榻延徐孺禮應疎此二聯全是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公綾云江涵帝子翬飛閣山際真君鶴馭天不襲陳迹甚可佳也

蔡寛夫詩話云人夢中作為詩文覺多不省設有能省者其事往往皆驗理固不可語豈禍福將至精神自有感通者乎王元之商州詩有節及登高忽歎嗟經年憔悴別京華貳車何處搔蓬鬢九日罇前見菊花之句第四句乃夢中得也初元之在掖垣忽夢賦詩御座前既覺獨記此句未幾至貶以十月到郡而菊花盛開恍然如詩語也元獻公守亳始至亦嘗夢賦詩云一年為客未歸去笑殺城東桃李花初莫省何謂已

而因春出遊則州之園寵皆在城東公留宅踰年
而後移睢陽無不合者元之自從班謫散秩先
為之北圃宜矣若元獻但日月淹速之間亦有預
告之者則世間萬事何嘗不有定數耶
復齋漫錄云元獻早入政府迨出政鎮皆近畿名
藩未嘗遠去王室自南都移陳離席官妓有
歌千里傷行容之辭公怒曰予平生守官未嘗
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傷行客也若溪漁隱曰
昭陵諸臣傳云天聖三年殊為樞密副使坐以笏
擊折從者齒出知宣州後數日改應天府召拜
御史中丞除參知政事罷知江寧府未行改亳
州徙陳州慶曆四年罷集賢殿大學士同平章
事出知潁州徙陳州復徙應天府未赴任改許
州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蔡寬夫
云公留亳逾年而後移睢陽復齋云自南都
移陳留與本傳不合復齋又載公曰予平生守
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然永興軍乃長安也去至
幾千有餘里則二書所言並誤矣

復齋謾錄云唐人詩有意效承平無功荅盛明
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道直身還泰恩
深命轉輕梅鹽非擾議蓑霍是平生白日長
垂照青蠅謾發聲嵩陽舊田地終擬自歸耕
中書後堂北軒西壁有題灰心霜鬢之句荅驗
其筆蹟舊相李公迪之書也李入相時邊兵未
動意在忍事之語元獻中書即事詩叙其事云
慘慘高槐落淒淒餘菊寒粉墻多記墨聊謂
拂塵看正為此也苕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以
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之句是非衣晉公作
李文定嘗觀書於中書壁間

宋子京

復齋謾錄云景文詠叔孫通云馬上功成不喜文叔
孫綿蕞經綸諸生可咲貪君賜便許當時
作聖人王逢原疎叔孫通亦用此意云弟子由来
學未純異時得失亦頻頻一官苟貿知多少便
議先生作聖人其用意正同今荆公集所載宋
詩非也

苕溪漁隱曰夏文莊守安州苕公兄弟尚在布衣文莊異待之命作落花詩苕公一聯云漢皐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云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尤成半面粧余觀南史宋元帝妃徐氏無容質不見禮以帝眇一日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以俟此半面粧所從出也若迴風舞無出則對偶偏枯不為佳句殊不知乃出李賀詩云花墓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迴風舞前輩用事必有来處精確如此誠可為法也

三山老人語録云余襄公有落花詩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可惜二宋東觀餘論云小宋太一宮詩瑞木千尋竦仙圖幾弔開注云真誥謂一卷為一弔殊不知真誥所謂弔即卷字蓋從省文真誥音亦爾非弔字也碧虚子陳景元擬真誥以此字即篇字亦誤也

王君玉

復齋漫録云晏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讀壁間詩校戒其勿言翫里

姓名終篇者無幾又俾誦一詩云水調隋宮
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尚留名儀
鳳終沉迹鳴蛙祇沸聲淒涼不可問落日下
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君至同飯飯已又
同步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墻
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柰何花落去
至今未能對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来自此
辟置館職遂躋侍從矣山谷南遷還至南華竹
軒亦令侍史誦詩枚有一絶云不用山僧供帳迎
世間無此竹風清獨拳一手支頤卧偷眼看雲
生未生稱嘆不已徐視姓名曰果無學葛敏
脩也

苕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元獻不曾知杭州復齋
乃云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豫章先生傳山谷
崇寧四年卒於宣州路所記皆誤也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一　後集

杜正獻

蔡寬夫詩話云杜正獻公以清德直道聞天下而風姿尤奇古年近七十髮鬢皓然無一莖黑者居相位未幾以歲旦請老一章得謝退居睢陽然文忠公未顯時正獻推薦特厚及文忠為留守日與公酬唱文忠有荅公見贈卒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迁熙寧初文忠致政歸汝陰時正獻捐館已十有五年矣

文忠復用前詩題其祠堂云門生今白首墓木已蒼烟報國如垂願歸耕寧買田此言尽始
踐知不愧黃泉
若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云慶曆四年正獻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內降與恩澤者積數十而面納上前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衍封還內降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由是僥倖不悅出知兗州明年正旦上表曰臣年七十願還上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宰相賈昌朝疾之蔡寬夫云正獻居相位未幾以歲旦請老不言出鎮東魯蓋闕文也
東坡云杜正獻公為相務引君謨孫之韓為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奏來於是蔡除福州孫除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惧遂焚之由此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

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為相
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始終者蓋
難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所記正獻罷相事與昭陵諸臣
傳不同蓋正獻在相位既沮抑恩澤疑倖不恍
者因此譖之遂罷相則不可知諸臣傳遺之而不
載故筆之

東坡云王公送行詩六十有六人慶曆皇祐間朝廷
號稱多士光祿卿王公周掛冠歸江陵作詩紀
行者多一時之傑鳴呼唐虞之際於斯為盛非獨
以見王公取友之端亦足以知朝廷得士之美也送
行詩正獻有之句法殊高古今錄入叢話云早修
天爵毀人壽才近一年便別年出處踐楊多稱
職始終操履衆推賢鑑湖賀老非陳述荊渚朱
公合比肩此去優游茶吟咏枝江集外別成編東
觀餘論云高適年五十始為詩而與李杜抗行正
獻公暮年乃學草書筆勢翩翩遂逼魏晉孰謂
秉燭不追晝游哉

苕溪漁隱曰正獻和孫莘祕丞詵章草書云老來楷法不如初試向閑齋習草書動筆何嘗見飛動
彫章早已過吹噓伯英比聖功難到懷素稱狂力有餘若謂伊余堪繼踵只應緣木可求魚黃
魯直蔡寬夫皆言正獻草書之工第今無蓄之者恨不一見之
復齋謾錄云賈黯廷試第一注謝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為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
天下而謝於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豈以黯為不足冠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為顯官不
能無俯仰依違進退不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官又不問可知衍獨惧其
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不輕而道不行而已何恠焉

西湖處士

藝苑雌黃云和靖詩惟應數刻凄涼夢時曲顏肱興未厭按論語云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
在其中矣孔子自謂也至如顏子簞食瓢飲在

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不改
其樂即無曲肱之說又按南史劉之遴嘗墮車
折臂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正恐陋巷無
枕則此謬亦已久矣張子野過和靖隱居詩一
聯云湖山隱後山空在煙雨詞亡草自青注云先
生嘗著春草曲有滿地和烟雨之句今亡其全
篇余按楊素元本事曲有點絳唇一闋乃和靖
草詞云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為主餘花落
處滿地和烟雨又是離歌一闋長亭暮年孫云萋
萋無數南北東西路此詞甚工子野乃不見其全
篇何也
若溪漁隱曰秦太虛和黃法曹憶梅花詩但只平
穩亦無驚人語子瞻繼之以唱首第二韻是倒
字故有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
亦是趁韻而已非謂太虛此詩真能壓倒林
逋也林逋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之句古今詩人尚不曾道得到第恐未易壓倒
耳後人不細味太虛詩遂謂誠然過矣

復齋謾錄云漢舉詩話謂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逐在楊州今本傳不見楊州事逐早梅詩云荒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凝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遠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駐臨邛印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来此詩見初學記杜詩所用非為此也三輔決歸云逐在楊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爭傳寫故東坡詩云何逐楊州又幾年官梅詩思故依然

復齋謾錄云范蔚宗與陸杭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蔚宗并詩曰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余見說苑記越使詣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韓子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則知遣使折梅已具劉向說苑矣范詩出荊州記

復齋謾錄云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月地雲堦謾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又四詩詩玉奴纖手

嗅梅花南史齊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遇薄太后戚夫人王嬙楊貴妃潘淑妃綠珠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與為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同除不擬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盖用此而兩以兒為奴者誤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梅詞云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著披張右史集有梅花十絕後山集有梅花七絕其無已七絕乃文潛十絕中詩但三絕不是未知竟誰作者其間有云誰知檀萼香鬚裏已有調羹一點酸用東坡語也

苕溪漁隱曰先君嘗秉燭賞梅有絕句云蠟煙青繞雪培堆神女疑乘香霧來綽約仙姿明醉眼橫斜疎影入罇罍

苕溪漁隱曰陳正敏遯齋閑覽云荊公在金陵有和徐仲文顰字韻詠梅詩二首東坡在嶺南有暾字韻詠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非

大手筆不能到也余以臨川集東坡後集細細
味之韓字韻二首亦未是荊公平日得意
詩其一云額黃映日明飛燕肌粉含風冷太
真其一云肌冰綽約如姑射膚雪參差是玉
真其餘亦別無奇特句至若東坡曉字韻三
首皆擺落陳言令人未嘗經道者三首並
妙絶第二首尤奇詩云羅浮山下梅花村玉
雪為骨冰為魂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
橫昏先生索居江南土俏如鸛病栖荒園

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温蓬萊
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掛扶桑曉抱叢窺我
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居急洒掃
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
藥黏空簷注云巔南珍禽有倒掛子綠毛
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海東来非塵埃間物也又
有西江月梅詞云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
毛幺鳳亦謂此耳
東皐襍録云介甫梅花詩有額黃映日明飛

飛燕肌粉含風冷太真後改曰肌氷綽約如
姑射膚雪參差是玉真莊子藐姑射之山有
神人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長恨歌中有
一人字玉真雪膚花貌參差是全用古字
只易一若為如耳

苕溪漁隱曰古樂府云行胡從何方到國持何来
氍毹氊氎五木香迷迭艾納與都梁廣志云艾
納香出西國似細艾東坡和楊公濟梅花云天
教桃李作　臺故遣寒梅第一開憑伏幽人
收艾納國香和雨入莓苔納香名芷松上莓苔
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譜又紅梅詩云玉人嗔頰
固多姿嗔怒色普庚切見神女賦婦人怒則面
赤

苕溪漁隱曰古樂府梅花落蘇子卿云秖言花
似雪不悟有香来王介甫詠梅云遥知不是
雪為有暗香来韓子蒼詠梅云那知是花
處但覺暗香来介甫子蒼雖襲子卿之詩意
然思益精而語益工也東坡詩去年今日関山

路細雨梅花正斷魂子蒼詩只度関山魂
已斷可須疎雨濕梅花此盖反東坡之意但
為関山斷魂却無佳思也
東皐襍録云陳天錫有詩云舍南舍北雪猶
存山外斜陽不到門一夜冷風清入夢野梅
千樹月明村
王禹玉
復齋謾録云嘉祐七年冬宴近臣于群玉殿英宗
以皇子預坐在舍人待制之後岐公詩云翠輦
生香容扈蹕黄金塗紙看揮毫介甫云何不
言翠玉裝輿岐公改之以進
司馬文正公日録云神廟時經月每夕有赤氣見
西北隅如火至人定乃滅人以為皇子生之祥故
禹玉作大燕樂詞云未曉清風生殿閣絶句
赤氣照乾坤未幾皇子生大燕群臣於集英殿
許彦周詩話云外祖父邵安簡公布衣時上平元
異策又嘗勸仁廟早立太子晚年自樞府出
知越州又移知鄆州其薨也岐公作挽詞云披

褐曾陳定羌策汗青猶著立儲書春風
澤國吟牋落夜雨溪堂宴豆踈前輩詩不
獨語句精鍊且是著題
蔡寬夫詩話云蘇叅政易簡取開封解時宋
周書白為試官是歲狀頭登第後十年白為
翰林學士易簡亦繼召入故易簡贈白詩云
天子昔取士先俾分媸妍濟濟俊兼秀師師
麟與鸞小子最承知同輩尋改觀甲等叨薦
名高飛便凌烟遂使拜扆坐果得超神仙

迄今纔七歲相接乘華軒慶曆二年歐陽文
忠公為別頭試官王文恭公預焉至嘉祐初
文忠在北門文恭亦同院仍同知貢舉故文恭
詩有十五年前門下客最榮今日預東堂之句
座主門生同列固儒者盛事而玉堂尤天下文
學之極選國朝以來惟此二人前此所未有也
歸田錄云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
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礼節貢
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凡鎮院五十日六人者

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
禹玉余為按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
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金云十
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
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
十年事笑談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
顧我宜為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
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
仁贈余云瞻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
也聖俞自天聖中與為詩友余嘗贈云猶喜異
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
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勍敵也前此有南
省試官著多窘束條制不以放懷余六人者權
然相得群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
疲於寫錄僮吏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加
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鬨堂絶倒自謂一時盛
事前此未之有也
復齋漫錄云杜陽祿編言舒元輿舉進士既試

脂燭佥皆自将以余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廣記
云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常永貽
試日先畢作詩云三條燭盡鍾初動九轉丹
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
而舊說亦言舉人試日已晚試官權德輿於簾
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而舉子遽答云
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瞻乃知唐制許舉子見
燭三條而本朝著令不許見燭則又甚矣
蔡寬夫詩話云禮部濛墨書榜首不知始何時
唐人或云李程應舉時嘗遇陰府吏於貢
院前問其登第人姓名則有李和而無程乃祈
之蒼黃中用淡墨筆加王字於和下来得第
後為相因命九榜書人名皆用淡墨遂為故事
此固不可考然相傳至今擾此則所嘗書著乃
登第人姓名也范蜀公詩淡墨題名第一人孤
生何幸繼前塵蓋得之今貢院放榜但以黃紙
淡墨前書礼部貢院四字餘皆濃墨豈流
傳既久遂失其本耶

學林新編云西京記曰隋無漏寺在長安唐武
德初廢無漏寺正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為
文德皇后立寺於無漏寺故基以慈恩為寺
名西院浮圖高三百尺永徽五年沙門元楚
所立國人謂之鴈塔唐故事進士及第列名
於慈恩寺塔因此謂之鴈塔題名塔以石為
壁唐人遊觀留題甚多不特進士題名而已
塔屢遭火斷石遺字猶有存者近時好事者
裒其遺字作十卷鐫之石進士題名僅存數
處餘皆唐賢遊觀留題也

賈公談錄曰唐李行侍郎知貢舉夜放榜書
榜未畢而書吏得疾暴卒遂更呼一善書吏
而吏方醉磨墨鹵莽或淡或濃一榜之字濃
淡相半及致其妍遂成淡墨故事本朝禮部
貢院故榜亦以淡墨書榜首蓋循唐故事也
因此賀人及第用鴈塔名淡墨題名以為事實
若溪漁隱曰淡墨題名二事不同未詳孰是今
兩存之

唐摭言曰進士及第賜宴曲江狀元置司處謂之
團司年最少者為探花郎皆唐故事也
唐書歐陽詹傳曰詹與唐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
絳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
稱龍虎榜故先達詩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
年身到鳳凰池世以為榮
文昌雜錄云唐慈恩題名按劉公嘉話起自
進士張莒於長安慈恩寺閑遊題其姓名於
塔下後晝之於板遂為故事本朝進士題名皆
刻石於相國興國兩寺亦慈恩之比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舉子既放榜止云及第守
選而後釋褐選未滿而再試判為拔萃於吏
部或就制舉而中方謂之登科歸退之所謂
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蓋
退之未嘗登科也自聞喜宴後始試制西節
於吏部其名始隸曹謂之關試猶今之參選
閱試後始稱前進士故當時詩曰短行書了
屬三銓休把新銜獻必先從此便稱前進士

好將春色待明年故事放榜復貢院小吏多
錄新及第人姓名以獻士大夫子弟之求舉者
至是始止而諸科所試皆在明年故也古今沿
革不同事之瑣末者皆史氏所不紀惟時於
名輩詩話見之

復齋謾錄云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於自然非
假於牽掘也潘子真詩話記禹玉元豐間以
錢二萬酒十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白水
真人青州從事禹玉歎賞為其切題後毛達可
有謝惠酒啓云食窮三歲曾無白水之真人
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
為無功非惟出於標竊亦是白水真人為虛設
也至若東坡得章質夫遺酒六瓶書至而酒
亡因作詩寄之曰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
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有
功

許彥周詩話云王豐甫岐公之子也其詩精密人鮮
知者如白髮衰天癸丹砂養地丁意脉貫串

尚勝三甲六丁之語此所謂參禪中參活句法
也又作挂杖詩云老境得為丘壑伴醉鄉還勝
子孫扶其風味雍容如此

仕宦

張文潛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到渡頭
賴是丹青不能畫畫成應遣一生愁右行色詩
故待制司馬公所作也公諱池以其年中嘗監
安豐酒稅實作此詩距今若干年其孫宏
知縣事刻此篇于石屬予紀之惟公以文學
風節為時名臣是生丞相溫公以盛德名世以
直道立朝名聞華夷功施社稷其完節美

行既載在天下而著書立言皆足以師範来
世蓋嘗評古今詩句著詩話一卷亦載此詩
以其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廢也梅聖俞以詩名
一時嘗言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
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此詩有焉

苕溪漁隱曰洛中尚齒會起於唐白樂天至本朝
君實亦居洛中遂繼為之謂之真率會好事
者寫成圖傳於世所謂九老圖者也長慶集云
會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履道弊居同宴胡果
年八十九吉昉年八十六鄭據年八十四劉貞年八
十二張渾年七十四白居易年七十四已上七人合五
百七十歲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甚懽靜
而思之此會甚稀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
以年未七十雖預會而不及列賦詩云七人五百
七十歲拖紫紆朱白鬚手裏無金莫嗟嘆
罇中有酒且歡娛詩吟兩句神還主酒飲
三杯氣尚麤嵬峩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
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疏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

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温公集云三
月二十六日作真率會伯康君從七十八歲安
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
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五歲用安之韻招諸
公于西園為會云揄錢零亂柳花飛枝上紅
英漸漸稀莫厭揹杯不屢日煩知共力惜春暉
真率春来頻宴聚不過東里只西家小園
容易邀佳客饌具雖無亦有花會約三
序齒不序官一為具務簡素一朝夕食不過
五味一菜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酒巡無
算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逐巡無下
酒時作菜羹不禁一君客共作一簡客注可否
於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入勿簡若聽一會中
早赴不待促遠約者每事罰乙巨觥而七人
合五百一十五歲再成詩用前韻云七人五百有
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豈為鬪雞非我事
紵衣絲髮且相暉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
来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酒儘教人笑滿頭

花貢率會中止有七人而九老圖畫像有九
人不知彼二人者果何人哉集中不載也
筆談云唐白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
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慕者再矣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又為耆年
會人為一詩命畫工鄭奐圖于妙覺寺凡十三
人守司徒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
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年七十七司封郎中
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年
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年七十五太中大夫
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議大夫
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
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太中大夫張問年七
十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壽年七十端
明殿魚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年
六十四若溪漁隱曰温公集有洛陽耆英會
序正紀此事筆談以為耆年會非是
若溪漁隱曰余讀退書見温公自於書中或稱

迂夫或稱迂叟盖通稱之也其釋迂云或謂
迂夫曰子之言太迂於世無益也迂夫曰子知
迂之無益而不知其為益且大也子知迂之有益
而不知其為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者乎樹之
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給薪蘇而已二年而伐之
則足以為桷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為楹十年而
伐之則足以為棟夫以為收功愈遠而為利愈
大乎古之人惟其道闊大而不狹也其志邃奥
而不能通也其言崇高而不能庳也是以所適

齟齬而或窮為布衣貧賤困苦以終其身然
其遺風餘烈數百千年而人尤以為法鄉使
其人狹道以求容邇志以取合庳言以趨功雖
當時貴為卿相利止於其窮榮盡於其生
惡得餘澤以及後世哉如余者恩不能迂而已
矣迂何病哉故東坡謝二鮮于君詩云迂叟
向我言青齊歲方艱因取以為稱也
東皐襍記云温公居洛陽有詩曰四月清和雨
乍晴南山當户轉分明更無柳絮因風起惟

有葵花向日傾蔓君忠義之志槩見於此
復齋謾錄云江公著初任洛陽尉久旱微雨作
詩云雲紛紛雨脚勾亂花柔草長精神
雷車却碾前山過不洒原頭陌上塵温公於
士人家見之借紙筆修刺謁江且為稱薦由
此知名
苕溪漁隱曰進資治通鑑表云臣之精力盡於此
書余觀温公與宋次道書然後知其言之不
誣也其書云某自到洛以来專以修資治通鑑
為事於今一十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
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記范夢得將諸書
依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
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對
今已二百餘卷纔至大曆末年耳向後卷數須
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
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其費工如
此蓋温公閑居於洛凡十五年故能成此書儻
不爾亦未必能成也

復齋謾錄云司馬文正嘗銘范蜀公所賜布衾云藜藿之甘綈布之温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果之珎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智　不然顏樂一簞萬世師模紂居瓊室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侍讀范公淳父為之跋曰温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欲以深衣而覆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惟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道直之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群書盈几終日正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

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
自以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為心交以善道相
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
而尤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
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
超絶今古於洛十五年若將終身歟一起而澤
被天下內之兒童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歎其德
服其名惟至誠無欲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
紙本於家屬祖禹敘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復齋謾録云范淳父乃范伯祿之子伯祿夫人將
生子夢鄧太傅謂曰我鄧禹也来為爾子故
淳父生名曰祖禹字夢得元豐末司馬文正
易之以淳父淳父極為文正獎誠嘗為進論求
教於公公每見有不喜之色淳父自以每見喜
於公而於此不喜疑而質於公公以而言曰子之進
論非不美也顧念世人獲科甲者絶少而子既已
在前列而復習進論求應賢良以光觀之但有
貪心耳光初不喜著非不喜子之進論也不喜

子之有貪心也淳父於是弃去進論不復應賢良

呂氏童蒙訓云李君行自虔州入京師至泗上其子弟請先行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買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買開封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數年不可行也

文昌雜錄云司門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居許昌作高庵以待司馬公累招未至庵極高在一

堂基上司馬公居洛作地室隧而入以避暑故蜀公作高庵以為戲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蚊蚋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于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入地然而道德之尊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

苕溪漁隱曰塵史云王公拱辰於洛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室卧雍堯夫

見富鄭公問洛中新事堯夫云近有一巢居
一穴處者富為之大笑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呼温公則曰光先生呼荊
公則曰金陵老先生居洛先生從之蓋十年老
先生於國子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自
傷不得與衆同也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
乃以種竹澆花等事自比唐晉間人以救其弊也
獨樂園子呂直有性愚戇故公以直名之有草
屋兩間在園門側然獨樂園在洛中諸園最
為簡素人以公之故春時必遊洛中例看園子
所得茶湯錢閉園力與主人平分之一日園子呂
直得錢十千肩来納公問其故以衆例對曰此自
汝錢可將去再三欲留公怒遂將去回顧曰這
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
亭問之乃前日不受十千所創也公頗多之
蒼溪漁隱曰東坡有詩云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
出試乃大繆蜀狗難重陳與元城所云當時
君子自比伊周孔孟意皆誚金陵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
日前貼於禁中門帳皇帝閱六篇其一曰漠
然天造與時新根着浮流一氣均萬物不須
彫刻巧正如恭己布深仁皇后閱五篇其一曰
春衣不用意蘭薰頓緣無煩剌繡紋曾在
蚕宮親織就方知縷縷盡辛勤夫人閣四篇
其一曰聖主終朝親萬機慈居專事養希
夷千門永晝春岑寂不用車前插竹枝
東皐樵錄云世傳溫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
堂春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
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意烟霞蝶尚不知春去
漫遠幽砌尋花柔猶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
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零官路荏苒年華
今日笙歌叢裡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等
閒感慨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
天涯
復齋謾錄云紹聖初黜逐元祐之臣時舍人林公
希作敕牓云人材清混莫推於品流黨與縱

橫無分於勝負章申公惇視之不悅
許彥周詩話云宣和癸卯僕遊嵩山峻極中
院法堂後簷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草
亂蓬蓬驀地燒天蓦地空爭似滿爐煨榾
柮慢騰騰地暖烘烘字畫極草草其傍隸書
四字云勿毀此詩寺僧指示余曰此四字司馬
相公親書也嗟乎此言豈有感於公耶又於
柱間大字隸書曰旦光顧来其上一字公元也第
三字程正叔也又壁閣題云登山有道徐行則
不用措足於實地則不危皆公隸書

邵康節
復齋謾録云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
云未嘗皺眉故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天
下應無切齒人所居寢息處為安樂巢自
號為安樂先生其西為甕牖讀書燕居其
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
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實理
飲無多少繫經綸莫道中翁拙於用也能

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
為之不辭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則乘小
車為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
處小車行溫公聞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
外小車尤未来嘉夫每出隨意所之遇主人喜
容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一如之或經月忘返雖
性高潔而對賓客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
歡然相親自言若至重疾自不能支其有
少疾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作也學者從
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
妙極道數間有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
雖久存心世務著不能及也朝廷嘗用大臣薦
以官起之不屈及其死以著作佐郎告賜其家
邦人請易其名于朝太常考行謚之曰康節
邵氏聞見録云溫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逐君洛
濱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先君康
節遊嘗曰先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
有如道學之尊嘗以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

也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書舍散步洛水
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既見
乃溫公也問其故公即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
程因貂二絶云拜罷歸来抵寺居解鞍縱馬
免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
草軟波清汲路微手携方節杖着深衣白鷗不
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和云冠
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或在前呼獨君都
不將為事始信人間大丈夫風背河聲送來微
斜陽淡泊隔雲灰一雙白鷺在煙外將下沙
頭却背飛
復齋謾錄云康節自言四不出所謂大寒大熱
大風大雨是也然余觀國初孔拯侍郎朝回
遇雨避於坊舍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
衣逢迎甚恭因備酒饌為待孔公借油衣叟
曰甚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
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然則自孔拯侍郎
時已有四不出矣不始於康節也

呂氏童蒙訓云康節先生衛州共城後居洛陽
有商州太守趙郎中者康節與之有舊嘗
往從之章惇子厚作令商州趙厚遇之一日
趙請康節與章同會章以豪俊自許論
議縱橫不知尊康節也語次因及洛中牡丹
之盛趙守因謂章曰先生洛陽人也知花為甚
詳康節因言洛人以見根拔而知花高下者
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高下者知花之次也見
蓓蕾而知高下者知花之下也如公所言乃知花
之下也章默然慚服趙守因謂章曰先生學問
淵源世之師表公不惜從之學則日有進益矣
章因從先生進求傳數學先生謂章十年不
仕宦乃可學蓋不許之也君溪漁隱曰童蒙訓
呂居仁所作也復齋謾錄不載姓名不知何人
作也二書所紀有二十餘事全篇同莫辨其為
誰作然童蒙訓已錄校行世姑取以為正耳

韓持國

呂氏童蒙訓云持國閑居潁昌程伯淳自洛往

訪之時范中丞純禮亦居潁昌持國作詩示
公云閉門讀易捏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
顧我未能忘世味縁尊紅妓對西曛
師友談記云東坡言王寧是王寧見訪寧是韓持國
之壻也因問持國安否寧皆曰自致政尤好
飲嘗自謂人曰吾已瘖老且將聲樂酒色以
娛年不尓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栽年正不當
爾君兄弟至親且舊願為某傳一語於持國
可乎寧曰諾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
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為了然一日置酒大會
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
坐將奄奄焉諸子乃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
世辦矣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為
汝輩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論曰何也老人
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
幹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
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事也豈有分別老人
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

半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
持國果自以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
某請持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
若為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坡又曰范景仁平
生不好佛晚年清謹減節嗜慾一物不介帶
於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
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佛毀罵祖
亦不害也

復齋謾錄云子華兄弟皆為宰相其家呼為三
相公呼持國為五相公又京師人呼為桐木韓
家蓋公家門有梧桐木取為稱以別魏公子
華沒陸農師為挽章以記之所謂棠棣行中
排宰相梧桐名上識韓家是也子華以辰年
辰月辰日辰時薨農師又詩云非關庚子曾
占鵬自是辰年併值龍曾子宣以亥年亥月
亥日亥時生故張子厚以四亥公子呼之

東皐雜錄云子華玉汝相繼命相未幾持國拜門
下侍郎甚有爰立之望其家建堂榜曰三相

俄持國罷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既不成三相
堂可且名為二相公廟苕溪漁隱曰復齋
謾錄稱子華兄弟皆為宰相觀此則知
其言誤矣
苕溪漁隱曰石林詩話云許昌崔象之舊第柱
間有持國海棠詩濯錦江頭千萬枝當年未
解惜芳菲韓忠獻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
行尚少故前句云然又復齋謾錄云持國家門
有梧桐木京師人呼為桐木韓家以別魏公又

韓忠獻別錄云得請鄉郡歐公晝錦堂記云公相人也起堂於北
池上以效樂天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賦詩三章其
一卒章云寬裳舊舞非吾事且學醺酣石上
眠自爾寢疾六月遂薨此詩為絕筆此相州韓
家也兼別錄上載忠獻歷帥中山維楊大名及守
相臺不言帥蜀石林乃謂韓忠獻嘗帥蜀持國
兄弟皆侍行俱誤矣
復齋謾錄云鄭谷蜀中海棠詩二首前一云穠
艷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欲開時後一云浣花

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為發揚故錢希白海棠詩云子美無情甚郎官着意頻歐公以鄭詩為格卑近世陳去非嘗用鄭意賦海棠云海棠默默要詩催日暮紫綿無數開欲識此花奇絶處明朝有雨試重来雖本鄭意便覺才力相去不侔矣山谷亦有紫綿採色海棠開之句復齋謾録云仁宗朝張景學士賦蜀中海棠詩姚立取以載諸海棠記中云山水瓜開千顆顆水林檎發一攢攢注云大約木瓜林檎花初發皆與海棠相類若景言則江西人正謂棠梨花耳惟紫綿色者始謂之海棠按姚立記言其花五出初極紅如臙脂點點然及開則漸成縞暈至落則若宿粧淚粉審此則似木瓜林檎二花着非真海棠明矣晏元獻云已定獲搖春水色似紅如白海棠花然則元獻亦子張景同意耶

蒼溪漁隱曰閩中漕宇修貢堂下海棠極盛三面共二十四叢長條脩幹頃所未見每春看花

真錦繡段其間有如紫綿採色者亦有不如此蓋其種類不同不可一槩論之至其花落則皆若宿粧淡粉矣余三春對此觀之至熟大率富汝多此官舍人家徃徃皆種之並是　子海棠正與蜀中者相類斯可貴矣今江浙間別有一種柔枝長蒂顏色淺紅垂英向下如日薦者謂之垂絲海棠全與此不相類蓋強名之耳

復齋謾錄云元祐中丞相韓　玉汝帥長安修石

橋潛責其匠急民急於應期限率皆磨石碑以代之前人之碑盡矣議者謂石刻之一厄會也

若溪漁隱曰余舊嘗記一小說云王溥嘗薦向拱討鳳翔有功拱後鎮京兆思有以報溥詢其所欲溥曰長安故都碑篆高文願悉見之拱至分遣吏替匠摹打深林邃谷無不詣之凡得石本三千餘以獻溥命善書者分隸為琬琰集一百卷當拱之訪求石碑或溪田害稼村民深以為害鑱鑿其文字或為柱礎帛砧略盡亦

金刻之屯會也然則長安石刻既經此兩事諒
所存者亦鮮矣好古博覽之君子莫不歎息
於斯焉又金石録云唐何進滔德政碑進滔事迹
固無足取而柳公權書法為世模楷此碑尤為
雄偉政和中大名尹建言磨去舊文別刊新
制衆好古者為之歎惜也今鄜陽有此校本乃
再刊者失真為多但尚有典刑耳

六一居士

東坡云大川雖有神涵祀亦其俗石馬繫祠門
山鴉噪叢木潭潭村鼓隔溪聞楚巫歌舞送
迎神畫船百丈山前路上灘下峽長来去江水
東流不暫停黃牛千古長如故峽上侵天起青
嶂崖崩路絶無由上黃牛不下江頭飲行人惟
向舟中望朝朝暮暮見黃牛使使行人高叱咄山
高更遠望猶見不見黃牛滯客舟右文忠公為

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於
公子普以西京留守推官為館閣校勘時同年
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余同舟浙江入
一廟中拜謁堂下余班元珍下元珍固辭
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為起翰躬堂上且使人趨
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余神亦如世俗待館閣
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
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
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

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
余為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為馬缺一
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
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三年軾謫居黃州宜
都令朱君詡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櫛及之朱
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
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
況其大者公既為神所禮而猶謂之活祀以覘其
直氣不可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為錄之

六一居士傳云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柰何謂也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咲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狀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耳

若溪漁隱曰石林詩話云歐公一日被酒語其子棐云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為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為惟吾能之也近觀本朝名臣傳乃云歐陽集為詩謂人曰廬山高惟韓愈愈可及琵琶前引韓愈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後引李白可及杜甫不可及其自負如此則與石林所記全不同琵琶引即明妃曲也此三詩並録于此

廬山高贈同年劉凝之歸南康其詩云廬
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巀然屹立乎
長江長江西来走其下是為楊瀾左蠡兮洪濤
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
而遠望兮上摩青蒼以晻靄下壓后土之鴻龐
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硿千岩萬
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涼水聲聒聒亂人
耳六月飛雪灑石矼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
吾嘗惡其學幼而言吮但見丹霞翠壁遠近

映樓閣晨鐘暮鼓香靄羅幡幢幽花野草
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
来淒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絶世遺紛厖羨
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
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卧常對乎軒
窓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玒策名
為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
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意矹硉
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

筆如長杠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其一云胡人以
鞍馬為家射獵為俗泉甘草茨無常處鳥驚
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吹無情面
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
為琵却為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
天涯琵琶却傳来漢家漢宮争按新聲
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坐洞房學
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
能斷腸其二云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
朝隨溪使遠嫁單于國絶色天下無一失雖
再得雖能殺盡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
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
誇明妃去時淚洒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
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
嗟全觀介甫明妃曲二首辭格超逸誠不下
永叔不可遺也因附益之其一云明妃初出漢
宮時淚濕春風鬢脚垂低頭顧影無顏色
尚得君王不自持歸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

生未曾有意態由来畫不成常時枉教毛延
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
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鴈飛家人萬里傳
消息好在氊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佪
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其二云明妃出嫁與胡兒
氊車百輛皆胡姬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
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着飛鴻勸胡
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
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塚已蕪沒
尚有哀絃留至今

復齋謾錄云文忠詩小雨班班作燕泥東坡詩小
雨班班亦作泥山谷云古詩潤花小雨班班
藝苑雌黃云送劉貢父守維杨作長短句去
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
諸山甚近或以謂永叔短視故云山色有無中
東坡咲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
堂上歌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鴻認取醉翁語
山色有無中蓋山多山色有無中非烟雨不能然
也

苕溪漁隱曰歐公云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江亭章云路行歸鴈不到處家在長江欲盡頭亭章雖作歐公詩然終不及歐之自在也

蔡寬夫詩話云文忠與趙康靖公槩同在政府相得歡甚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單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日於汝陰縱遊而後返前輩掛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嘗賦詩云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水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嘯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為從容因勝其游從之地為會先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行而薨而公名節固師表天下而風流襟義又如此誠可以激薄俗也

苕溪漁隱曰歐公作詩蓋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襲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見牽強之迹耳如六月十四夜

飛盖橋翫月云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
收風渡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梓容上下相涵
映乃於其間皎皎挂寒鏡餘輝所照耀萬物
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而我於此時
翛然發孤詠紛昏忻洗滌俯仰恣涵泳人心
曠而閑月色高逾迥惟恐清夜闌時瞻斗柄
宋塵史云文忠公早朝詩云月在蒼龍闕角西
甚為美句然余按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玄
武東曰蒼龍西曰白虎今歐之詩意盖以當前
門闕狀蒼龍故云月在西也不用漢闕也
夷白堂小集云中秋夜待月詩和者数人趙承
之一聯云古来此景歎經歲今夜誰家不倚
樓孫平甫一聯云坐待銀盤生海底俄驚金
餅上雲頭尤為佳也苕溪漁隱曰余評前一
聯自在語意俱到後一聯用銀盤金餅止是
詠月何獨中秋吾無取焉
苕溪漁隱曰古之騷人賦中秋詩倒皆詠月而已
少有着題者惟王元之云莫辭終夕看動是

隔年期蘇子瞻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
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蓋庾幾焉如杜子美劉夢得皆有八月十五夜
詩祇是詠月無亦佳句也子美云滿日飛明
鏡歸心折大刀轉達行地遠攀桂仰天高洛
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
夢得云天將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
淨秋澄萬里清星辰讓光彩風露發晶英能
變人間世脩然是玉京

苕溪漁隱曰永叔喜雪詩云嘗聞老農語一臘見
三白是為豐年候古驗勝著策三白事古人
不曾用自永叔始遂為故實如鮑欽止雲齋云
三白歲可期一飽分已定臣居仁雪詩云看取一
年三白喜歡共入新年皆本此也

劉貢父詩話云永叔與江隣幾論歸雪詩以隨車
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為不工而謂坳中初蓋底
凸處遂成堆為勝未知真得韓意否也永叔云知聖
俞詩者莫如修嘗問聖俞舉平生所得最好

句聖俞所自負者皆脩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脩所稱賞盖知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詩得無似之乎

復齋謾録云退之喜雪獻裴尚書詩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又云氣嚴當酒暖洒密聽窓知荆公全困以為一聯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窓知

法藏碎金云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余之所居有迎春花桃花因閑觀之上花多五出亦有六七出者百中之一尔譬如千萬人中或有一人生六指物理如此不足恠莊子云枝指是也萬一有反常之事固當無執定之理

藝苑雌黄云南史張融作海賦成示顧凱之曰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塩耳融因命筆益之云流沙成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東坡雪詩押塩字一聯云漁簑句好真堪畫柳絮才高不道塩學者徒知柳絮撤塩用謝女故事殊不知不道塩三字亦有来處也

苕溪漁隱曰魯直雪詩試尋高處望雙闕佳氣
葱葱寒貼安洪覺範雪詩一川秀色浩淩亂
萬樹無聲寒妥貼二詩當以覺範為優句意
俱一
六一居士云牡丹花之絶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絶而
非名花昔樂天有感於二物矣是熟其賦予
耶然斯二者惟一不兼萬物之美故各得其精此
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游洛陽花
之盛處也因為牡丹作記君謨閩人也故能識荔
支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而二人者適
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附君謨譜之末
藝苑雌黃云羅隱牡丹詩云自從韓令功成後辜
負穠華過一月余考之唐元和中韓弘罷宣
武節制始至長安私第有花命酌去曰吾豈
效兒女輩耶當時為牡丹它羞之不暇故隱有
辜負穠華之語
復齋錄云東坡而中明慶賞牡丹云霏霏雨露作
清妍爍爍明燈照欲燃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

未忍着酥煎又云千花與百草共盡無妍鄙
未忍汚泥沙牛酥煎落蕋孟蜀時兵部尚書
李英每將牡丹花數枝分遺用友以與牛酥
同贈且曰俟花凋謝即以酥煎食之無弃穠艷
其風流貴重如此

東坡云楊州芍藥為天下冠蔡繁卿為守始作萬
花會用花十餘萬株既殘諸園又吏因緣為姦
民大病之余始至問民疾苦以此為首遂罷之花
本洛陽故事亦必為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
惟演為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此
宮妾慶君之意也故次韻林子中春日見寄詩
云為報年來殺風景連江夢雨不知春以此也

東皐襍錄云韓魏公守維揚王荊公王岐公為幙
客公慶重之方春作芍藥會有四枝正紫重
附景蕚中有金蘂遶之號腰金紫每歲不過
一二公召二幕賞之尚少一客俄報陳大博入境
秀公也即召之後皆為宰相故荊公作魏公挽詩
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

復齋謾錄云東坡言古今七言偉麗者有之永叔一聯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上句取李太白長波瀉萬古之句唐坡一聯云含嚴鍾皷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上句取杜子美中天懸明月令嚴夜靜寒之句也

苕溪漁隱曰永叔有句云黃栗留鳴桑椹美紫櫻桃熟麥風涼先君有句云含桃紅萼鶯聲老宿麥青黃燕子飛皆初夏詩也

本朝名臣傳云初仁宗以唐書淺陋命官刊修在職十年而脩至分撰帝紀表忠七年書成宰相韓琦素不悅宋祁以所上列傳文采雕飾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詔脩看詳改歸一体脩愛命款曰宋公於我前輩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如已意遂不易一字又故事修書進御惟書官崇者是時祁守鄭州脩位在上脩曰來公於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長哉遂各列其姓名宋庠聞而喜曰自昔文人相淩掩斯事古未有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舊唐史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

日官頗易得人思僥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
曰亂則未亂但使僥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嘆
再三新史易其語云比壽賞稍易人心且偷帝
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有覬
心亂由是生不若舊史詞暢而理順也
桐江詩話云永叔作韓忠獻畫錦堂記開石了以
碑本寄張安道安道嗟歎久之云惜乎不先
寄老夫使此記遂有小類以武康之節来治
於相兩句中可去一字不然以武康之節来治
相又不然以武康節来治於相
本朝名臣傳云知開封府丞包拯政猛之後一切循
理不事風来或以拯之政勵脩者荅曰凡久材性
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
短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尔聞者伏其言
司馬文正公日録云歐陽公坐檀止青苗錢特放罪
上表謝曰敢不戒小人之遂非思君子之改過
許彦周詩話云會老堂口號曰金馬玉堂三學士
清風明月兩閑人初謂清風明月古今通用

語後讀南史謝諟傳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文忠公文章固優辭亦精緻如此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三

應發足錢伍千文
尼木奕悟拜訂